

有哪些可怕的故事？

我和闺蜜一起住，她爱喝酒，常常很晚回来。

那天我听见她在叫门，正要给她开，却收到她的微信：不要给我开门！！

为什么是不要给「我」开门？

门外是谁？

我在一个网站上看到我了。

那是一部标题为「醉酒」的小电影，偷拍者视角，女主醉得很死，脸埋进枕头里，头发披散如水藻，一动不动。

这是犯罪吧？

我正准备叉掉，不小心瞟到女主左肩的粉红胎记，如遭雷击。这胎记，怎么跟我的一模一样？女主被扳着肩膀翻了个身，露出真容，最后一丝侥幸消失了。

她就是我。

「我」从床上滚落，惨白的脸正对镜头，看不出有一丝表情，就连鼻翼都没有呼吸的迹象。

「我」死了。

一

我？某个著名的「那种」网站？尸体？这一定是幻觉。

我用冷水冲了把脸，冻得打了个哆嗦。

我，赵依，没去过酒吧，没谈过男友，从小就是乖乖女，读大学三年了，基本足不出校园。怎么会有这种视频？

不知何时，细细密密的水汽已蒙上洗手台的镜面。我擦去水雾，镜面缓缓显露出我的脸——一张绝望的脸。

我吓得倒退好几步，后背撞在瓷砖墙壁上，冰凉的触感一丝一丝沿着脊椎蔓延到后脑勺。

不，这不是我。

我的脸应该是丰润的，我的唇应该是挂着笑的，我的眼睛应该是明亮亮的。我怎么可能会有这么绝望的眼神？

镜中人死死盯着我，流下血泪。

你想干什么？我听见我的牙齿被咬得咯咯响。

「救我。」

我听不到她的声音，但我知道她在说什么。

怎么救？你是小电影里那个人吗？你为什么要变成我的样子？
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

「我就是你。」

不，你不是。我拼命摇头。我冷，身上好冷，我冷得全身发抖。重，空气好重，我喘不过气。我该怎么办？

门被推开，乔乔踩着高跟鞋，醉醺醺歪歪扭扭地走进来，浓重的酒味和香水味冲得我瞬间惊醒。

乔乔是我的室友，跟我是两个极端，她永远是人群中最亮眼的那一个。

大家都刚走出灰头土脸的高中时代，学着打扮没多久，刚学会怎么遮瑕怎么涂粉底液，画出的眼线还歪歪斜斜，夹睫毛的时候还忍不住鬼哭狼嚎，乔乔微微昂起那妆容精致的脸，连下巴的颌线都完美到无可挑剔，自然而然地脱颖而出。

她的眼神勾人，举手投足不自觉地带着撩人气息，就算站在光秃秃的教室，也让人分分钟生出灯红酒绿的错觉。

说实在的，她不是男生们喜欢的那款，或者说，男生们不会承认自己喜欢这款。毕竟是校园嘛，清纯校花才值得推崇。

关于乔乔的风言风语，尤其不堪，「不知道多少人用过了」
「给钱就能上」。有不少同学声称，见过乔乔坐上校门口的豪车，还不是同一辆，各个说得有鼻子有眼。

我向来不听这些流言蜚语，众口铄金、积毁销骨的道理我还是懂的。

我跟她原本没有交集，直到有一天，我看到她在哭。

女孩的哭分两种，一种是梨花带雨，楚楚可怜，一种是不顾形象，涕泪齐下。乔乔是后者。

我从未见过这么狼狈的她。

初春的风料峭寒冷，杜鹃紫红色的花丛中，她一身红衣半蹲半跪，紧咬着拳头，痛苦地哀嚎着，眼泪大股大股涌出。睫毛膏哭成两行黑雨，把脸上浓艳的妆容毁得一塌糊涂，有一种彩墙被风雨剥蚀后的苍白。

比杜鹃更艳，比杜鹃更单薄。

我递上湿巾，她的目光有些躲闪，有些难堪，不过还是接受了我的好意。

那是我们友谊的开端，看，我们多像《左耳》里的小耳朵和黎吧啦。

乔乔的室友和她水火不容，我和乔乔搬出去合租，关系突飞猛进。乔乔还特意订制了一对闺蜜吊坠，两枝玫瑰紧紧缠绕着Z、Q两个字母——我们名字的首字母。

乔乔对着镜子补妆，悠悠然提醒，「小依，镜面是试不出色号的。」

色号？我连忙眨了眨眼睛。镜面上赫然是两条竖直的口红痕迹，哪有什么血泪？

「待会儿带你做头发，后天就要跟男神聚餐了哦。」

啊，差点忘了。乔乔前些天给我介绍了个男神，八块腹肌，帅得掉渣的那种。可刚刚被那么一吓，就算李现约我，我也没了兴致。

听我讲完小电影的内容，乔乔吓了一跳，「尸体肯定是错觉，偷拍倒是有可能……你好好想想，有没有断片过？」

「我不喝酒的。」我家教很严，不许碰酒。

「不一定是酒。」乔乔神色严峻，「对付你这种乖乖女，多的是手段。你仔细回忆回忆，和男生出去玩时，有没有犯困、意识恍惚过？」

「我从来不跟男生单独出去玩的。」我仔细回想，实在想不出。我胆小，再加上爸妈千叮咛万嘱咐，平时还是很小心的。

乔乔皱眉思索半天，「听你说的样子，应该是宾馆偷拍，我们先看看能不能认出地方。」

乔乔打开那个视频。偷拍的视角，女主醉得很死，脸埋进枕头里，她抬起头——一个很多人脸熟的日本演员。

乔乔一脸黑线，「你想分享小电影就直说，怎么还编个故事来吓我？」

不可能啊，我怎么会连自己都认错？我再三辨认，可事实证明，那就是个普通的小电影，主角不是我，更不是死人。

「你每天多吃点木瓜努力发育一下，不然，你说看错我都没法信。」乔乔拖着我离开宿舍，直奔美发店。

托尼老师已经开始咔咔剪头发的时候，我才慢慢回过神。

乔乔给我挑了个二次元发型，绿茶公主切，平刘海，齐脸两鬓，黑长直，特别像《地狱少女》里的阎魔爱，纯真中带一点魅惑。

乔乔赞叹不已，连连拍照，「小依，这也太适合你了吧。」

不，不能要这个发型。我的身体开始颤抖，本能在抗拒这种发型，不对，不是抗拒，是恐惧。

我的脸色苍白，牙齿冷得咯咯作响。我终于明白我在害怕什么了，小电影里的我就是这个发型。我捞起剪刀，在乔乔和托尼老师震惊的目光中，咔嚓剪下一大把头发。

我在害怕什么？

二

乔乔晚上有约，我在灶上咕嘟着雪梨汤，等她回来一起喝，哦对，顶着周冬雨那款俏皮短发。为了拯救我那咔嚓一剪，足足消耗了三个托尼老师。

为了不让自己乱想，我点开男团选秀，选择用男色麻痹自己。

米卡深情的声线让我的心怦怦跳，又憨又直的甘望星让我笑厥过去，赞多和刘宇的共舞，更是让我亢奋得差点打翻显示器。

让我清醒的是寒意，很冷。

未免太安静了些。这栋楼的租客都是学生，这个时间本该有嬉笑吵闹各种声音，打电话的，玩游戏的，刷剧的，今天却只有死沉沉的安静。

窗外起了好大的雾。我开窗，夜雾肉眼可见地向宿舍弥漫。风呼呼吹着，吹得香樟树叶哗啦哗啦响，塑料袋飞卷上天。奇怪，这么大的风也吹不散雾吗？

电脑开始自动播放视频，又是那部小电影。

主角还是我，而且是短发，我新剪的短发。

我浑身发颤，仿佛被潮湿、黏稠、沉重的雾包围。

不对，不是仿佛，我就是被浓雾包围。浓雾似乎有了重量，压在我胸口，我喘不过气来。

微信提示音响起，是乔乔发来的，「不要给我开门。」

不要给我开门？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乔乔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敲门声响起，乔乔甜腻腻的声音传来，「亲爱的，我忘带钥匙了，开一下门。」

我看了看手机，又看了看门，不知所措。

梆——梆——梆——

敲门声异常迟钝，一下一下，就像行动迟缓的丧尸。

「乔乔，是你吗？」我壮了壮胆子，大声问话。

「亲爱的，我忘带钥匙了，开一下门。」乔乔回答，跟前一句一字不差。

我听清楚了，话里有滋滋啦啦的杂音，是录音！

梆——梆——梆——

我连忙给乔乔视频通话，她那边镜头摇晃得厉害，看不到她的脸，只能看出她在全力奔跑。乔乔哼哧带喘地抢先说：「别信她，我马上回来。」

不等我回答，乔乔挂断。

门外乔乔的声音再次传来，「亲爱的，我忘带钥匙了，开一下门。」

这玩意儿进不了门，给了我一点底气，我大声喊：「你就这一句话吗？！」

敲门声停了，沉寂得非常吓人，我有点后悔戳穿她的破绽了。

声音再次响起。

「亲爱的，我代购的小黑管到了，你帮我取一下。」

「小依，小依依，帮我点一下到嘛，高数课我实在不想去。」

「啊——老娘心动了啊。刚撩的小哥哥，男神级别的，一点折扣都不打，我发照片给你看。」

.....

是我和乔乔的通话录音。

乔乔的手机通话自带录音功能，这些是我们乱七八糟的聊天内容。那句「亲爱的，我忘带钥匙了，开一下门」也是不久前的聊天内容。

我确信，只有乔乔的手机才有这些。那跟我发微信「不要给我开门」，跟我视频通话的人是谁？

「就是开不了口让她知道，就是那么简单几句我办不到……」
门外，乔乔播放一首《开不了口》。

我紧张到满脑门冷汗，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她，她突然放情歌当背景音乐。

我忽然明白乔乔的意思了，她开不了口，她说不了话！

我开了个门缝往外看。

她没有嘴。

鼻子下面是一片空白。

无嘴乔乔一把推开房门，钳住我的手往外扯。我大力挣扎，可她手就跟铁铸的一样，纹丝不动，触感冰冷。

我惊惶大叫起来，可无人回应，整座宿舍楼似乎只有我们两个。我摔打踢踹，手腕被钳得瘀青，还是无法挣脱。

「你放开她！」

乔乔疯狂地冲来，把无嘴乔乔撞了个趔趄。乔乔拉着我的手就往房间逃窜，乔乔喘着粗气，感受到她手掌的温度，这种紧张时刻，我竟感觉到一丝丝的幸福，没想到乔乔居然不顾危险来救我。

可无嘴乔乔钳着我另外一只手，我痛得尖叫。

我被钳着的手稍稍松开，无嘴乔乔悄悄在我掌心塞进一样东西，乔乔用力把我拽进房间，砰地关上房门。

我藏了心思，悄悄攥紧拳头，猜测无嘴乔乔给我的究竟是什么。

「我不是说了别给我开门吗？」乔乔背靠着门，气急败坏地抱怨。

门是防邪祟的，主人不邀请，它进不来。

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」我有太多的疑惑要问。

「一时间说不清楚，你一定得相信我，不然我们就完了。」乔乔神色紧张，紧紧抓着我的手臂，抓得我生疼。

「我……我……」我当然相信你了，我正准备这么说，宿舍忽然断电，一片漆黑。

我的心沉了下来。我摸出来无嘴乔乔给我的东西了，是我和乔乔的闺蜜吊坠。

她开不了口，只能用这种方式证明自己。

「乔乔，」我咽了咽口水，「外面的那个是什么？」

乔乔盯着我，伸出手，「握住我的手。」

温暖、柔软，不愧是 SK-II 保养出来的手。

乔乔看穿我的心思，嘴角勾出嘲讽的笑意，「那现在呢？」

指尖的温软滑腻瞬间变得冰冷、坚硬，钢铁一般，和门外的无嘴乔乔并无二致。

「这、这是……怎么回事？」

我连忙甩开乔乔的手，倒退好几步，紧张看着她。

「声音、气味、触感都会欺骗你，记忆会欺骗你，情感更会欺骗你。」

乔乔狠狠抓住我的双臂，手指长出尖尖的爪子，扎得我手臂生疼，「说，你相信的是我。」

乔乔表情癫狂，她的五官开始扭曲，渐渐揉成一张熟悉的脸。

我的脸。

脸上流下血泪。

「说，你相信的是我。」

我摇头，不住摇头。

门外，敲门声再度响起，梆——梆——梆——

是我，这玩意儿是我招来的，是我害乔乔陷入危险中。她不顾性命来救我，又说不出话，可我不相信她，还把她关在门外。

「诡物」发现了我掌心的闺蜜吊坠，目光中露出仇恨，「什么玩意儿都能骗你！一个破吊坠，你就相信她了？」

不，这不是破吊坠，这是乔乔与我友谊的见证。我死死攥着吊坠，掌心被硌得生疼。

「你放手！」

不，坚决不放。

「乔乔，我相信你。」我冲着门外大喊，「我相信的一直都是你。」

这句话仿佛给了我无穷力量，「诡物」怔住，松开了擒住我的手。

浓雾开始散了。

我的视野开始模糊，意识昏昏沉沉，还握着吊坠不放。

三

紫红色杜鹃花丛中，一身艳丽红衣的乔乔号啕大哭。

其实那天我看到了她手腕的瘀青，闻到了她身上的酒味混杂了其他气味。我阅历少但不代表我蠢，一个醉酒的女孩会经历些什么，为什么会在大清早哭，我大概猜得到。

关于乔乔的流言并非空穴来风，但我看到了她受到的伤害，我相信那天她眼泪冲刷的黑雨。

我头疼得厉害，记忆碎片如同幻灯片一样一帧接着一帧。

掌心有点疼，是被什么东西划破了吗？鼻腔里满是消毒水的气味，我应该是在医院。

我撑开眼皮，看到乔乔泫然欲泣的脸，「不就是一个破吊坠吗？你不要命了？」

从乔乔口中，我知道了昨晚的真相。

雪梨汤洒了，浇灭了煤气灶，我看选秀的时候不知不觉煤气中毒。

我已经逃到宿舍门口，只差一步就安全了。可吊坠卡在洗手台缝隙里，我死死抓着吊坠不撒手。若不是乔乔回家早，我已经凉透了。

我查了资料，人在缺氧的情况下，濒死之际会出现幻觉。也就是说，昨晚那些诡异事件拥有科学的解释。

回到宿舍后，我打开电脑，小电影果然是正常的，不是我，更不是我的尸体。我再三照镜子，确信她真的不存在。

世界恢复正常，再也没有灵异事件发生。

乔乔拉着我搭配衣服，都是我没尝试过的风格。用她的话说，漂亮都是钱堆出来的，跟男神聚餐，土里土气怎么行？

一切都走向正轨，可那些画面我始终忘不掉。忘不掉小电影里僵硬的躯体，忘不掉镜子里的血泪，忘不掉她恶狠狠的话语：

「声音、气味、触感都会欺骗你，记忆会欺骗你，情感更会欺骗你。」

她这话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会突然消失？

我翻查网站账户信息，里面盗摄者还真不少。厕所、酒店、浴室，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。就连在外租房，自己的房间，也不见得安全，有一个房东在租户的洗澡间里装了针孔摄像头。如果不观察深渊，哪知道深渊里竟有一双双不怀好意的眼睛？

我还混入酒吧捡尸群。世界上怎么有这么恶心的群体？说是捡尸，其实更多的是下药、灌酒。他们肆意炫耀「战利品」，一般是同学、同事、亲戚，甚至自己的女朋友。他们一边做着禽兽行径，一边嘲讽这些女孩，骂她们下贱。

我深深感知到这个世界的恶意。

我跟乔乔聊起这些，乔乔变了脸色。她抱我入怀，轻拍着我的肩膀安慰，「你可以相信我。」

乔乔跟我不一样，她见识比我广，知道这个世界的光怪陆离。

「还好有你在，不然我就要对这个世界绝望了。」我抱紧乔乔，「过两天再聚餐吧，我还有点事。」

有些事，我必须确认一下。

很快就到了跟男神和他的朋友聚餐的日子。我做了万全功课，不去偏僻的地方，不去乌烟瘴气的场所，包厢的门要敞开，劝酒一律不喝，饮料在视线外超过十秒就换一杯。

学校从未教过女性安全课，这些都是我从血淋淋的案例里学来的。

可事实告诉我，我想多了。他们选的是正常餐厅，没有灌酒，也没有开不合时宜的玩笑，只是贴心地聊一些女孩喜欢的话题。

我就知道，乔乔精挑细选的人当然是靠谱的。

看到我们的闺蜜吊坠，男神的脸色有些怪异，「没想到你们关系这么好。」

乔乔揽着我的肩膀，笑嘻嘻递上饮料，「那当然，我们是最好的闺蜜。」

男神开车送我回去的途中，我感觉一阵阵眩晕。

「停车。」我有气无力地叫。

男神瞟我一眼，没有搭理，嘴角的笑意让我心底发寒。我知道，我的功课白做了，尽管我一再小心，还是着了道。

「停车！」我取下安全带，拼着最后的力气去抢方向盘。

这招也是网上学来的，近乎同归于尽的招数，比跳窗或是被拉去陌生地方要安全得多。

「你想死吗？」男神果然被这疯劲吓了一跳，连推带踹，想把我弄开。在我二人僵持下，车差点冲出护栏，男神连忙紧急刹车，我趁机推开车门。

另一辆车挡在我面前，乔乔下车，疑惑地拉住我，「怎么了？」

「他下药了。」

来不及过多解释，我拉起乔乔的手向远处奔去，可乔乔反而死死拉住我，「你这几天看反面新闻魔怔了，你盯得那么死，他们哪有机会下药啊？」

乔乔说得没错，我一直盯着他们，生怕他们有小动作，现场只有一个人我不会防备。

我看向乔乔，乔乔还在继续劝说，「大家出来就好好玩，干吗闹得不开心？」

看着她的嘴唇一张一翕，神色淡定，我什么都懂了，「是你给我的那杯饮料，对不对？」

乔乔不说话了。他们已经围了上来，她不需要再演戏。她看着我，眉眼俱是冷的。

「为什么？」我问她。

有人狠狠抽了我一巴掌，我伏倒在地。

「为什么？」我声音嘶哑，从怀中掏出闺蜜吊坠。

乔乔狠狠拽断闺蜜吊坠，扔进绿化带，「几块钱的玩意儿，你还真当回事儿了？」

乔乔贴近我的耳朵，「你知不知道，你自以为是、高高在上的模样有多可憎？」

乔乔冷笑，「你以为你是谁？小说看多了，就想着来拯救我吗？省省吧。」

不，不是这样的，那个在杜鹃花丛里哭泣的乔乔，她不是这样的。

看着面目陌生的乔乔，我只剩下一个问题，「我们的友谊完全是假的吗？我们有那么多快乐时刻，都是假的吗？」

乔乔愣了愣，「那天我哭，你不该来安慰我的。我已经毁了，你凭什么好好的？」

原来如此。

一切都有了答案，我站直身体，哪里还是眩晕的模样？

「声音、气味、触感都会欺骗我，记忆会欺骗我，情感更会欺骗我。」我郑重看着乔乔，「乔乔，我不相信你了。」

熟悉的寒意浸入我的身体，我知道，是她回来了。

那天我选择相信乔乔，她便消失，一切回归正常。可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我心头，我信任乔乔，但她真的值得信任吗？

于是我推迟了聚餐时间，用这两天时间，花钱花时间到处找人，以好好了解我这个闺蜜。

她交好过很多女孩，基本上都是乖巧听话的类型，时常带她们出去「见见世面」。这些女孩后来都沉默了。我甚至找到一个退学的女孩，她是山里走出的女孩，对城市充满忐忑和期待。可惜，引她走入这座城市的人是乔乔。

女孩们总是被耳提面命，要小心，小心熟悉的男人，小心陌生的男人，女孩们都很警觉。可是面对同性，面对闺蜜，女孩们很容易放下戒心。

男神是钩子，乔乔是催化剂，后面紧跟着暴力、强迫、拍摄、威胁。这是一条由无数女孩艳尸铺就的修罗场，没有人能够全身而退。

女孩们的血泪，化作乔乔脸上精致的化妆品，化作她招摇的名牌包包。

听着警笛声越来越近，男神们和乔乔慌乱了神色，我笑了。一切都该结束了。

四

我回到房间。

我承认，这个房间承载有不少我和乔乔的回忆，我们一起笑一起闹，一起看电影，一起聊男人，一起吃臭烘烘的螺蛳粉，只有在我面前，乔乔才会抛下女神那一面，跟我一起傻乐。

我以为我是特殊的。

推开窗，阳光细细密密洒在眉毛上，温暖徜徉。灰喜鹊踏在香樟树枝叶间，幸福地振动羽毛。

活着真好。我突然想家了。

我想妈妈做的红烧肉了，我想陪爸爸再看一遍《亮剑》，我想告诉他们，我很机警，我保护了自己，我想……

一阵寒意忽然而来，裹挟全身，我知道，「她」又来了。

我轻车熟路来到洗手台前，看向镜中，冲她微微一笑。镜中的我回以微笑。

「你是来拯救我的吗？」

她不说话，脸上是淡淡的哀伤。

「你是谁？」我问。

「我就是你。」她无声地用口型回答。

我不是，我……

我心中一个激灵，连忙打开电脑，再次打开那个小电影。身体僵直的女主角被翻过身，露出真容，还是我。

不是已经结束了吗？

我剪下一撮头发，小电影中那人头发也少了一撮。我用漆笔在掌心画一条线，那人掌心就多了条线。仿佛有人事先已写好结局，不论我怎样努力，都无法改变。

我冲到镜子前，大声质问：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」

镜中人哀伤地看着我，她的脸颊出现一丝裂缝，随即又是一丝，转眼之间，碎纹满脸。

「谢谢你。」伴随着几不可闻的声音，她散逸作漫天灰尘。

她消失了。

再没有人能帮我。

回家。

这个念头一旦生起，便不断滋长蔓延。留在家里，留在爸爸妈妈身边，留在从小长大的房间里，就永远不用面对腌臢的现

实，就永远不会遭遇可怕的命运。

走出房门，天气很暖，甚至称得上炎热，仿佛我不知不觉间错过了整个季节。

回家。

我看着高铁窗外呼啸而过的风景，一遍一遍幻想爸妈见到我时的狂喜。如果可以，我再也不要离开他们了。

我看见熟悉的城市，我听到亲切的乡音，我甚至能感受到家乡的空气。

可为什么距离家越近，我的心越空？好像有无休无止的风从我心口呼啸而过。

家门口的大槐树投下浓重的树荫，奇怪，今年大槐树树叶长得真早，明明是初春，看起来竟是盛夏光景。

大门有些衰败，落满灰尘，奇怪，老妈那么爱干净的人什么时候学会偷懒了？该不会生病了吧？我连忙开门。

门锁有些锈蚀，门框簌簌落下的尘土呛得我打了个喷嚏，这里很久没有人出入了。

我心里满满都是不好的预感，冲进院中。触目所及，一片荒凉。

老爸心爱的茶座，每天都要小心擦拭，现在上面落满灰尘。老妈精心伺弄的几盆兰花，彻底干成枯草。

我走进正屋，一眼就看到摆在正中的黑白相片。

我的遗照。

我还是乖乖女的模样，羞怯地笑着，根本不知道世间有什么污浊的事。

原来我已经离世这么久了呀。我死了，只有这个可能，才会让曾经温暖的家，变成这般破败田地。

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和我的家人要承受这些？

我看到我的手慢慢变淡。

我要消失了吗？

我的身体轮廓变得模糊，快要融进空气中。

我飘在空中，我看到有人的电脑上在播放那个小电影，女主角是我，公主切黑长直的头发，左肩有块粉红胎记。小电影中的我身体僵直，已没有呼吸。

这不是灵异现象，这是真相。

我知道我是谁了。

我是不存在的。准确地说，我是赵依临死的执念。

那个被闺蜜设计，沦入地狱的少女，她无力挣扎。她的惊惧、痛苦、绝望，如潮水席卷，淹没了一切。

生机杳然间，她看到了盗摄者的镜头。

如果自己早些知道世间丑恶，那该有多好，多好……

（完）

* 本故事为虚构，如有雷同纯属巧合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